

政壇秘辛系列③



小字
邪

江西蒙難記

黃文華等口述
關山撰文

政壇秘辛系列③



江西蒙難記

黃文華等口述
關山撰文

黃文華等口述
鄧小平江西蒙難記 · 關山撰文

出 版 : 明 星 出 版 社
香港堅尼地街景星樓十一樓 A 座 電話 : 5733099

總 代 理 : 利 通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港 澳)
九 龍 紅 勵 民 裕 街 四 十 一 號 凱 旋 工 商 中 心 八 樓 C 座
電 話 : 3645529 3647565 3649825

承 印 : 藝 城 印 刷 公 司
香港柴灣利衆街40號富城工業大廈16樓A4
電 話 : 8971089 圖文傳真 : 5582439

《政壇秘辛》

系列編輯旨趣

有位當代的歷史學家說過：「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歷史記載，有多少成份是真實的？」

此話或許是有些道理的。因為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最忌諱的是泄露朝廷的內幕。於是便養了一批史官來修史。史官為朝廷命官，吃着皇糧，當然要為皇上歌功頌德。史書，多為篡改過的歷史記載。

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有例外的一面。有那麼一些史官，尊「秉筆直書」，即真實地記載歷史為史德。為這個史德，可以不要自己的腦袋瓜子。這又為子孫後代留下了「秉筆直書」的傳統，翻一翻我們祖先的老爺，便可以看到哪些朝代，有史官為此而被殺頭的、宮刑的、削足的、流放的……。近代的當權者，又有了新的創造發明，那就是暗殺、下獄、勞改……。

正史不那麼可靠，人們就去翻閱野史、軼聞、筆記，發現那裏的記載可能比正史更接近真實。

當今的歷史學家、作家、記者們，在史傳性的著作中，更注重史料的翔實，追求客觀的報道和記載。這也是史傳性著作受到讀者普遍關注和歡迎的重要原因。

歷史紀實，着重的是歷史事件。而傳記、自傳、回憶錄、秘傳、外傳、評傳……，則着重的是人物，敘述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行為。

關心歷史，不管是重大的政治事件還是戰爭，不管是天災還是人禍，人們渴望從中找出一些規律、

教訓，謂：前車之鑒、後事之師。關心人物，不管政治、軍事、科學、經濟、文化，以及影視歌星、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名人、論謀、論策、論善、論惡、論兵、論將、論品、論才……，讀者希冀得到教益，得到些借鑑和啓迪。特別是這些人物，如何在逆境中應付各種挑戰的？這已成爲讀者最爲關心的題

目之一。

《政壇秘辛》系列，編輯的旨趣就在於記錄出版風雲詭譎的中國政壇內幕中的種種事件與人物，爲中國的近代、現代史留存一些真實的記錄，爲讀者提供一些可資借鑑的鏡子。

賢明的讀者，自能從本系列的書籍中，判斷出編者所言的孰真孰偽。如您能在閒暇中翻閱此書，從而得到點甚麼收穫，那就是編者的最大欣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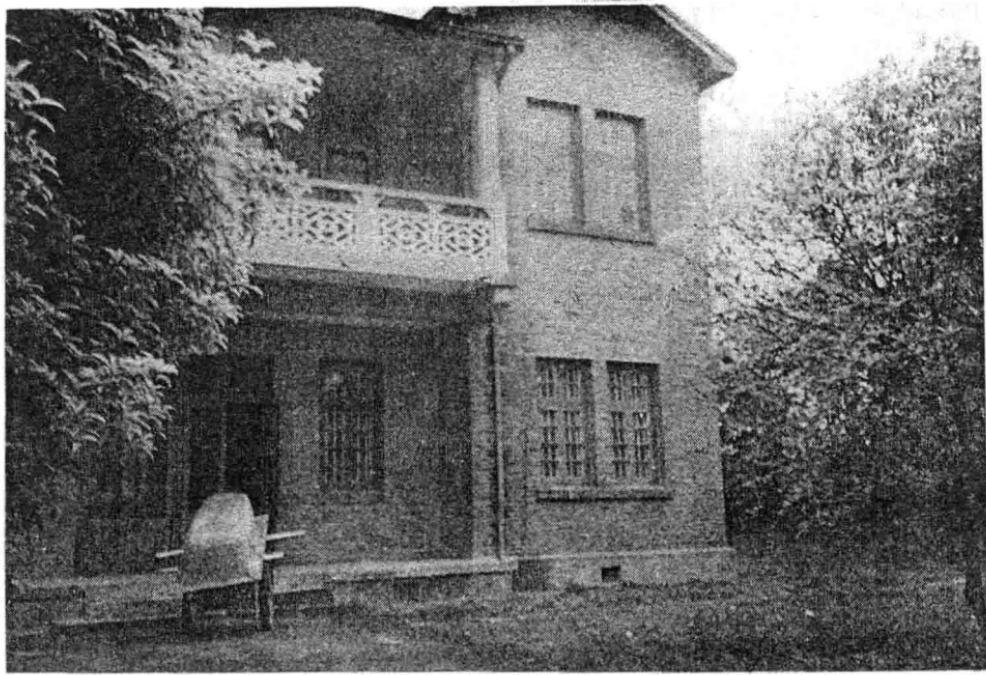
權作總序。

王觀山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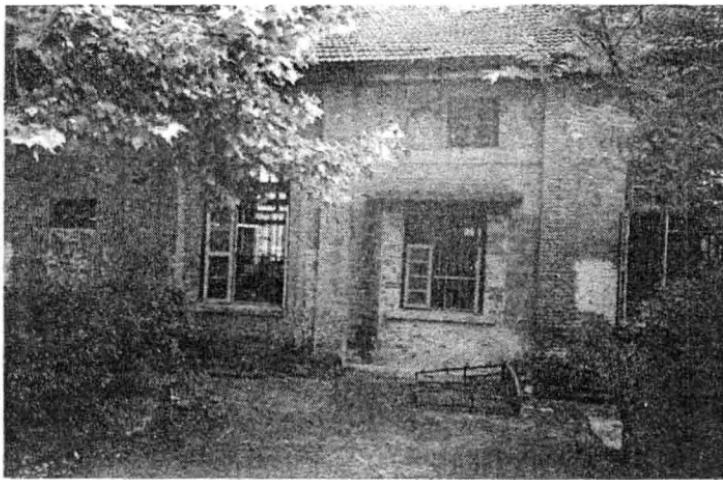
一九九〇年八月



在江西時與卓琳合影



「將軍樓」(江西新建縣步兵學校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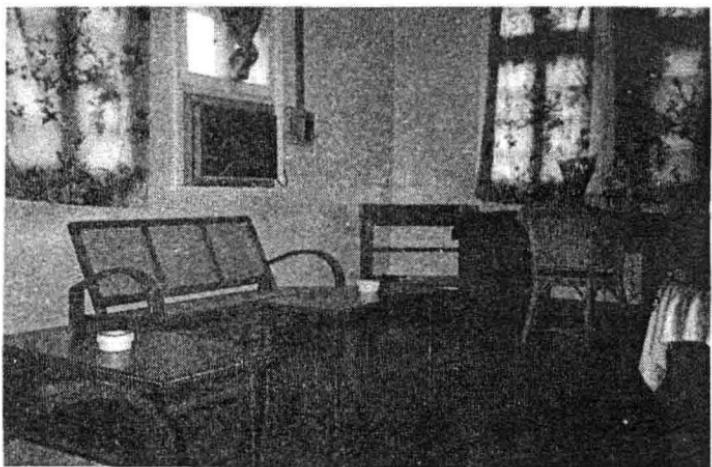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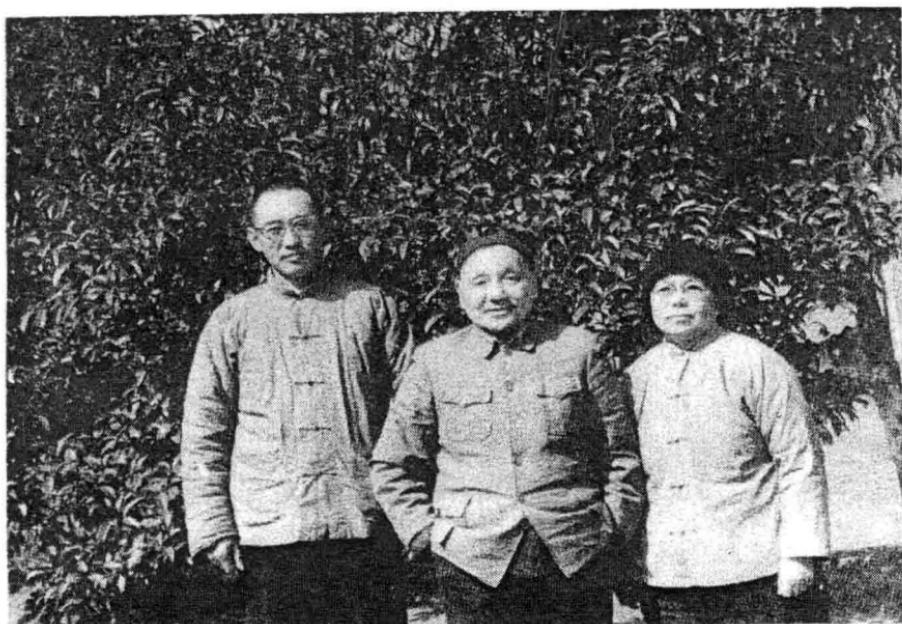
鄧小平勞動的車間外景



蒙難年月與卓琳、女兒鄧榕、妹妹鄧先芙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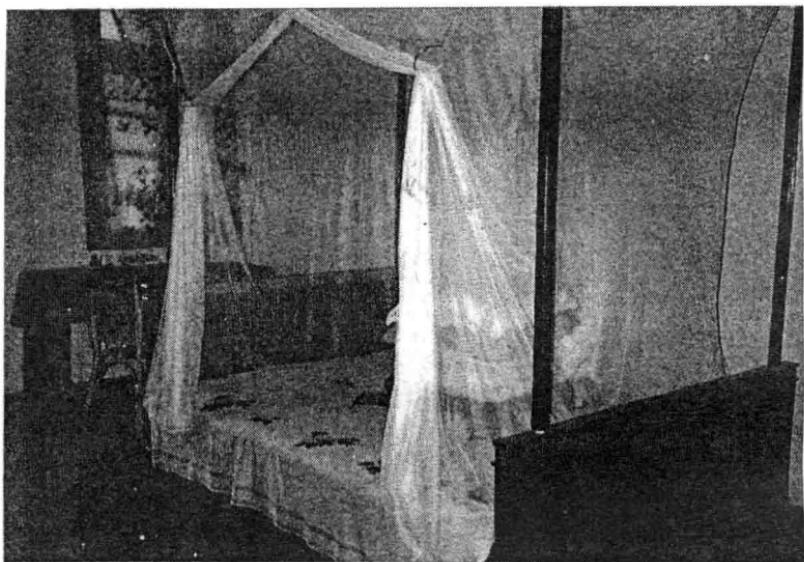
「將軍樓」內鄧的客廳





在江西時與卓琳、原秘書王瑞林合影

「將軍樓」內鄧與卓琳的住室



作者關山訪問黃文華





六十年代的全家福，左起卓琳、鄧榕、鄧樸
方、鄧小平、鄧質方、鄧楠、鄧林

• 目 錄

《政壇秘辛》系列編輯旨趣	王觀山	I
小引（作者的話）	關山	一
一、周恩來的長途電話	八	
二、電召黃文華	一六	
三、陳昌奉的「命令」	二六	
四、鄧小平流放到江西	三一	
五、老鄧要求去勞動	三八	
六、「鄧小平來了！」	四三	
七、鄧小平小道	四九	
八、暈倒在車間	五三	
九、清貧的生活	六〇	

十、全家團聚	六八
十一、鄧樸方來江西	八〇
十二、程世清碰壁	八六
十三、「林彪不死，天理難容」	九一
十四、在「老鄧」家作客	一〇一
十五、重訪井岡山	一一〇
十六、再下贛南	一二一
十七、離開鄧小平	一三〇
十八、鄧小平回到中央	一三六
後記	一四二
鄧小平年表	一四四

小引（作者的話）

這本書是鄧小平不平凡的政治生涯中——三起三落——第二次在黨內被打倒而軟禁在江西三年的紀實。

鄧小平第一次在黨內被打倒是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共臨時中央遷入江西蘇區根據地，中央組織部部長羅邁（李維漢）在中共中央的報紙上點名批評鄧小平等人。不久，又與毛澤覃、謝唯俊、古柏^①等被指責是羅明路線的支持者，而被撤銷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職務，後被派至樂安縣所屬南村區委任巡視員。毛澤東在文革中，曾說過這次鄧小平被打倒是張聞天所為。

第二次在黨內被打倒是在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指責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派」，解除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兼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三日，鄧小平突然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的宴會上。那是周恩來總理所主持的歡迎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一次宴會。

從文革初期被打倒，到一九七三年四月復出，鄧小平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多年，這期間他在哪裏？都在幹甚麼？當時，在北京，連消息最靈通人士也毫不知情。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新華社報道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同坦桑尼亞副總統兼桑給巴爾總統阿里·哈桑·姆維尼談及文化大革命的一段話。鄧小平對姆維尼說：「你是一九七

三年秋來中國的，我那年二月從江西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把許多老幹部打倒了，關進了牛棚，我也在江西呆了幾年。」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六日的《人民日報》刊載了這條新華社簡訊。第一次披露了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流放到江西省。

一九八七年，大陸的報刊上，又相繼披露了鄧小平在文革期間被軟禁江西省新建縣三年之久的詳細報道。

這一消息使我異常震驚和興奮，對於傳記作家來說，特別是研究中共領導人物傳記，包括鄧小平傳記的我來說，茅塞頓開。久在心中的疑團，得到了一點解答。為了得到更詳盡的第一手資料，我馬上購買車票和機票，日夜兼程趕往江西省南昌市。

在舊中國，南昌曾做為蔣介石圍剿中共紅軍的大本營。說來令人好笑，然而這又是歷史事實：南昌亦是中共領導軍隊起義而反對國民黨政府及蔣介石的策源地之一。

在南昌，我有幸結識了一位省級的負責幹部。由於他的熱情好客，陪同我一起參觀了鄧小平當年被強迫勞動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現在改成縣辦的紡織廠。鄧小平勞動過的修理車間，現已改為織布車間，生產一種白色的小帆布。車間的一角另闢成一個小屋，裏面完整地保存着當年鄧小平、卓琳夫婦勞動過的工作台、工具等。穿過工廠後院的一個小門，沿着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鄧小平小道——可以到達一所軍事學校。鄧小平夫婦就被軟禁在這所軍事學校內的一幢稱之為「將軍樓」裏。每天在監護人的監視下，鄧小平夫婦穿着普通的勞動服，要步行兩里地到工廠去參加「勞動」。

經過多方努力，我見到了原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革委會主任羅朋先生。這位後來歷任江西省民政廳廳長、中共江西省委顧問委員會委員的老人，向我詳細地講述了鄧小平夫婦參加「勞動」的前前後後經過。羅朋是一位精明、豁達的廣東人，他十分動情而又幽默地說：「我是個老公安幹部，在公安部裏曾經擔任過司、局長。然而，在反右傾、拔白旗時被打成老右傾，下放到江西省一家農場擔任場長。『文革』開始，又被打成了『走資派』。我知道挨整是甚麼滋味。當江西省革委會的陳昌奉，向我佈置任務，說鄧小平要來我所在的工廠參加『勞動』，這使我十分吃驚，又感到萬分慶幸。我心裏反覆說：鄧小平是在劉、鄧大軍工作時的老首長，他不是甚麼『走資派』，就像我這個老兵也不是甚麼『走資派』一樣。鄧在我這個小廠裏勞動，我可以暗暗地保護他……。」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誕辰三十五周年紀念日。北京舉行了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慶典，最大的一次閱兵式。鄧小平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陸、空軍。這一天，北京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大家都在翹首觀望，都有一種共同的心情：經歷了無數大大小小劫難的中國，將以怎樣的姿態出現在人們的眼前？中國的領導人鄧小平，將在天安門城樓上發表什麼內容的演說？中國向何處去？就在這一天，我在南昌的寓所裏，匯聚了從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來的陶端璠、程紅杏、繆發香等人，我們這些與鄧小平有着特殊感情的觀眾，都坐在電視機前翹首以待……。

「上午十時三十分，盛大的閱兵式宣佈開始。霎時間，一個個方陣緩緩地、莊嚴地向雄偉的天安門廣場移動。這一個個方陣是由年輕的中國軍人組成，他們手握步槍、衝鋒槍，頭戴鋼盔，神態莊重而氣宇軒昂，邁着整齊的步伐，以震撼人心的脚步聲，漸漸走向天安門……。當陸、海、空軍、各軍種、各

兵種的方陣經過檢閱車時，突然齊刷刷地向鄧小平行敬目禮，並爆發出地動山搖的呼喊聲：「向小平同志致敬！」檢閱車上，鄧小平身穿着軍裝，神態莊重而威嚴，以親切宏亮的聲音回答：「同志們好！」

「聽到鄧小平同志的聲音，我和陶端璣、繆發香、程紅杏等人高興得使勁鼓起掌來。一別十數年啊！老鄧還是那樣體魄健壯，那樣精神煥發，風采奕奕。這使我想起了當年歷史會賦予我的使命，這次使命雖然是在驚恐與期待中執行的，但卻出人意料地圓滿完成了。那就是我們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迎接了老鄧，保護了老鄧，最後安全、圓滿地送走了老鄧，他重新回到中央領導崗位上去了……。」

羅朋先生向我講述當年的情景時，老淚盈眶，我感覺到一位老戰士對自己老首長的那種深沉的感情，為鄧氏的安危而憂心忡忡……。

會見中還有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修理車間主任陶端璣。他與鄧氏在工廠裏接觸最多。一次鄧小平在車間裏勞動，因過度勞累與心情壓抑，突然昏倒，他親自駕駛拖拉機護送鄧氏回到「將軍樓」，因此與鄧氏有着良好的私人友誼。

還有兩位女士：繆發香與程紅杏。前者是一位老工人的妻子，她代替鄧小平、卓琳夫婦來護理鄧樸方，使病人減輕了那令人難熬的苦痛；後者與卓琳在一個車間小組幹活，有着姐妹般的友情。可惜，這次來南昌和新建縣沒能見到這兩位傑出的女性。一位因公出差去北方，另一位因家裏有事未能趕來。

在那「人妖顛倒是非淆」的年代裏，由於有羅朋、陶端璣、繆發香、程紅杏等等普通的善良的中國人，他們為鄧氏的安危、生活、勞動、健康……，盡了自己一份心，也盡了自己一份力，使這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總設計師，能在三年多的流放生活中，避開了林彪之流及「四人幫」的淫